

●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 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 编

伊斯兰文化论集

SYMPOSIUM
OF
ISLAMIC CULTURE



دراسات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伊斯兰文化论集

دراسات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斯兰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8

ISBN 7-5004-3146-5

I. 伊… II. 中… III. 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学术会议-文集 IV. B9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914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林 为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插 页 2

字 数 393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纳 忠(1)
序二 萦绕心头的情结	沙鹏程(3)

对新世纪我国伊斯兰教研究

的思考	宛耀宾 马忠杰 张广麟(9)
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思考.....	吴云贵(16)
简析中国伊斯兰的民族化及其在	
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马启成(28)
中国历史上的穆斯林社会.....	秦惠彬(39)
本土化的中国伊斯兰教及其特点.....	米寿江(49)
举翅腾飞跨世纪 脚踏实地须努力	
——新世纪伊斯兰文化研究漫谈.....	林 松(56)

王岱舆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儒家哲学的关系.....	李振中(69)
“精诚同志社”宗教思想研究	沙宗平(77)
新苏非主义和新苏非教团.....	周燮藩(90)
苏非主义与经堂教育的关系及其流变	丁克家 杨有贤(108)
萧德珍与西安伊赫瓦尼教派.....	马 斌(118)
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及其教法学派.....	丁 俊(133)
六位著名圣训传述家简介.....	保立山(147)
21 世纪的宗教、伊斯兰教与科学之关系	马骏龙(151)

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的崛起·····	黄运发(166)
关于建立卧尔兹演讲理论体系的思考·····	陈兰山(176)
伊斯兰教关于人的素质修养·····	杨淑丽(197)
伊斯兰教道德基础探源	
——试论“穆斯林既希望又惧怕”的教义	
内涵及社会作用·····	从恩霖(210)
伊斯兰教与伊斯兰经济·····	肖 宪(219)
简论伊斯兰教的劳动观念·····	黄民兴(232)
陕西千阳县高崖乡仓坊村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散记·····	朱崇礼(240)
关于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的调查与研究·····	高占福(254)
甘南藏区拉仁关回族“求索玛”群体研究·····	马 平(273)
伊斯兰教生态伦理观与回族、撒拉族	
环境保护意识·····	马明良(288)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定边回民·····	王怀德(295)
中亚东干学与中国回族学·····	王国杰(305)
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回族经济发展·····	李 仁(316)
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李健彪(326)
回回民族特征三议·····	喇秉德(353)
初读《清真先正言行略》·····	李松茂(367)
《诰封奉政大夫河南唐县知县封翁马公云庵	
先生墓表》注疏·····	李希哲(373)
清王室的灭明政策和清末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程连飞(388)
论回族思想家李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黄元英(404)
回族基础教育与 21 世纪·····	马文林(413)

浅谈西安民族基础教育的问题及对策·····	白福义(419)
陕西回族书画艺术评述·····	马健君(423)
西安地区回族武术传统略述·····	苏萌(434)
中国回族的饮食民俗·····	宁锐(442)
永葆清真饮食的纯正本色	
——我的餐饮经营观·····	贾志亮(455)
中国清真饮食的起源和发展·····	白剑波(461)
后记·····	(475)
英文目录·····	(477)

序

纳 忠

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以《第三届西安伊斯兰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编》见赠，并嘱为论文集写篇序言。我曾为第二届研讨会论文集题写书名，事隔一年多，又见新的论文集即将出版，十分高兴。第三届研讨会的论文集内容更加丰富，从《古兰经》与圣训，到伊斯兰哲学、教法、教派以及回族史的编写问题，都有论文研讨，真是佳作连篇，琳琅满目。这是第三届研讨会的大丰收，也是对新世纪盛世的大奉献，可喜可贺。

西安是历史名都，有丰厚的伊斯兰文化积淀。许多伊斯兰先哲曾到西安学习深造。今天，在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们的努力下，又焕发出新的青春。我已是90岁老人了，学海行舟70年，基本上是在伊斯兰文化大海中浸泡过来的，深知这大海的深沉无底，广阔无边，而其内涵又丰富无穷。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成立刚几年，扬帆启航，就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除了研究会同志们的敬业精神和执著追求外，还由于实行了穆斯林研究工作者和非穆斯林研究者的结合，以及穆斯林文化工作者和穆斯林企业家的结合。第三届西安伊斯兰文化研讨会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以及西安三宝双喜集团公司共同举办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是国际性课题，还应有适当的域外合作。我国的伊斯兰文化研究，除了当前的一些课题外，应当系统地整理明末清初以来我国老一辈大师，如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马联元等先哲、学者的大量著作。在继承这些遗产的基础上，做到根深叶茂，把我国的伊斯兰文化工作发扬

光大。马坚先生从 30 年代开始，除翻译《古兰经》外，还翻译了大批有代表性的、关于伊斯兰哲学、历史、教义学、教育史等著作，应该加以研究。去年，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第五期的《工作通讯》上登载了纳国昌同志的一篇题为《近代最早出洋的中国科学家》的论文，突出地评价了马复初先哲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伊斯兰经学大师，而且是近代我国最早出洋的科学家，其科学论著《天方历源》、《寰宇述要》、《朝觐途记》等书对天文、历算、地理……等学科做过重大的贡献。纳国昌同志的这篇论文是一篇重要的回族历史文献，也是一篇重要的伊斯兰文化论文。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好文章。

关于翻译外国著作问题，除了翻译阿拉伯文原著外，还应翻译欧美和日本学者关于伊斯兰文化的著作，做到知己知彼。让我们的研究走向世界，世界的研究走到中国。西安和全国的回族—伊斯兰文化遗产——从寺院、碑刻铭文到历代名人历史，也应系统发掘，全面整理，写成专著或汇集成编。我国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服务。我们的研究还应为我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友好交往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个前提下，同心协力，把工作推向 21 世纪；让它在新的世纪中，随着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一起，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敬祝第三届西安伊斯兰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的正式出版。敬祝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更上一层楼。

1999 年 12 月 30 日

序

——萦绕心头的情结

沙鹏程

每当我做完晨礼，每当东方晨曦渐露，我总喜欢在花园里读书，或在公司的办公小区散散步。清新甜润的空气，翠绿欲滴的修竹，悠然自得的鱼儿，宽阔整齐的楼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眼前的一切，常常勾起我无限的遐想。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的清真寺，还有我挚爱的伊斯兰，过去、现在、未来，全都潮汐般涌向我的心头！

我总认为，一个有为的人，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古兰经》里有大量鼓励世人“观察世界，思考人生”的名言警句。孔子也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就是告诫人们，若不思想就要迷惘。

我从小喜欢凝神静思。也许是我的童年生活太贫苦，也许是我勤劳善良的父亲给我的感动太深，也许是清真寺阿訇“卧尔兹”的神奇魅力，使我幼小的心灵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在天上和人间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在远古和未来的时间长河里尽情畅游。

社会学家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的作用，实际上不是个人的因素，而是社会性的因素、文化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已超越了个体的人而存在。人总是要逝去的，可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人文世界却是长存的。人文世界的延续过程不但比我们的寿命要长，而且比我们个人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穆圣有一段著名的圣训，谈的就是这个主题：当一个人归真后，他

的事业和工作都停止了，惟有三件事例外：川流不息的施舍，救济众人的学问和常为先人祈祷的善良后代。一个人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最长不过百余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学习和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文化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做了一些事，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点东西。这点东西会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尽管其意义有大有小，但是它不会由于主人的去世而随之消失。当一个人进入暮年，回顾自己为这个世界所留下的东西时，是很有意义的。穆圣在鼓励穆斯林多做善功的时候说，人在归真的时候总是悔恨，善良的人悔恨自己好事做得太少，作恶者悔恨自己未能及时悔过。

说来很有意思，这可能是一种老者的的心态，然而正当盛年的我却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这应该归结于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给我的养分。

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走过的一千多年的历程，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充分证明了伊斯兰教的持久性和容纳百川的适应性。我想，一个优秀的穆斯林，也一定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公民。我在经营我的企业的时候，从没有把它当成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孤立团体，而总是认为它是社会的一分子。当我和外商洽谈生意时，外商总是疑惑地问我，是否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研究伊斯兰教也一样，一定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其实你也无法脱离社会，因为伊斯兰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它是两世兼顾的宗教，所以显示出强大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在其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世界各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已发展到了十数亿人。关于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很有积极意义。一千多年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就已经证明，伊斯兰教不仅适应了中国社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在丰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们穆斯林也应该对伊斯兰教进行再学习、再理解。安拉降

示的第一节《古兰经》就是“你读吧”，教导人们阅读、求知。穆圣也多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伊斯兰教也积极鼓励穆斯林经商，对合法经商给予很高评价。穆圣说：“谁用合法的经营获取利润，谁就是安拉的朋友。”在伊斯兰教史上，很多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合法的商人。但是结合现实来看，有一些穆斯林朋友只重视经商做生意，却忽视了对文化知识的学习，这是很让人忧虑的。国内有一个非常富裕的回族村，村里的回民穆斯林依靠改革开放政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使当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8年夏天，我到那里去考察，高兴地看到昔日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已经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城镇，家家都是小洋楼，豪华的装饰，琳琅满目的高档家具和电器令人目不暇接。当地企业家的精明强干，实在令人钦佩。但是在这些豪宅中却很难看到书房，闻到书香。我想，我们的企业家在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对教育的投入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对文化教育的忽视，致使村里中、小学生极低的升学率与其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当我在村委会会议室与部分企业家座谈时，我满怀感慨地对他们说，我们也许现在意识不到知识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都忙于发展经济，还顾及不到下一代的问题，还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事业持续发展的问題，当我们到了衰老之年，如果下一代是有思想、有知识的接班人，我们会感到很欣慰，可以放心地、毫无遗憾地将财产交给他们，让他们继承我们的事业，完成我们未竟的愿望。但是，假如我们不重视教育下一代，让他们在这安逸舒适的环境中，不思进取，不学无术，那么，以后他们如何继承我们的事业？我们又怎么放心地将我们用心血创建的事业交给他们？在我们弥留之际，面对着我们一生勤劳而积累起来的财富和一群愚昧无知子孙，将会是怎样的心境？我想一定是留也不能、去也不安，会很痛苦的。而等到那时我们再后悔，为时已晚。我的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然后，我话题一转：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民族如果不发展教

育、培养人才，全民族素质不提高，各个领域没有高层次人才，回族将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现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这对于西北的少数民族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希望所有的回族有志之士都能积极地投入到这一大开发热潮中来，并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排头兵，担大纲，挑大梁，迅速改变西北的贫困面貌，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否则我们回族人将会继续处于落后状态，并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古兰经》说：“安拉不改变一个民族，除非他自己改变。”我们个人即使财富再多，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哪怕你拥有几家五星级饭店，晚上也不外乎睡在一张床上。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而一个人精神方面的追求却是无止境的。所以，作为一名回族穆斯林，如何支配安拉赐给我们的财富，使这些财富为我们民族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这是每一个先富起来的回族同胞、穆斯林兄弟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命题。

经商是主命，求知同样是主命，为什么有的人重此轻彼呢？这说明一些人没有真正把握经训的精神。我们之所以成立伊斯兰文化研究会，就是要弘扬伊斯兰文化的精髓，使人们能够正确、全面地理解伊斯兰教。同时，还要加强我们的自身修养，不断汲取博大精深的伊斯兰文化与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

求知，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类从钻木取火到登上月球，从原始社会的盲目崇拜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无一不是通过孜孜不倦地求知而逐步实现。当今，人类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互联网使地球村变得更小。对于当代人来说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利用知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因为不了解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不与时代的步伐同步，不但自身难以发展，而且还有被这个社会淘汰的危险。

教育，只有教育是实现发展的根本。一个民族只有高度重视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各行各业才会人才辈出，才能带动整个民族的腾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才不遗余力地支持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资助考上大学的学子，赞助伊斯兰文化研讨会，扶助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积极对民族教育进行投资。1998年，我又投入上亿元巨资建造了一座国内一流的幼儿园。这座幼儿园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软硬件的配备、师资的招聘、课程的设置等无不倾注着我的汗水，浸透着我的心血。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个身心健康成长的园地，为国家、民族培养一代栋梁之材，我无怨无悔，义无反顾。然而，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个人的能力和财力在振兴民族的伟业中显得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的参与啊！在这一崇高的事业中，我们不仅需要财力的支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精神的准备，思想的投入，观念的改变，意识的更新和必须达成的共识：即教育是惟一的出路，以不懈地努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以满足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促使各个领域的持续发展。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我们民族腾飞的理想。

1999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和西安三宝双喜集团公司联合举办了第三届西安伊斯兰文化研讨会。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会议期间，在主办者的精心安排和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大家畅所欲言，欢声笑语，气氛异常热烈，高规格、高水平、高效率地圆满完成了此次研讨会的各项议程，是一次团结、和谐、成功的文化学术盛会，现在，会议论文将结集出版，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无比的欣慰。同时，能为自己挚爱的伊斯兰事业尽点绵薄之力，也算是对真主恩赐于自己财富而作的一种偿还。对信仰、对民族，我将一如既往，魂牵梦萦的永远是这不变的绿色情结。

是为序。

对新世纪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思考

宛耀宾 马忠杰 张广麟

一、引言

在我国，真正把伊斯兰教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探讨，是近 20 年来的事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伊斯兰教研究之风不很强劲，以至于从资料的积累到学科的建设 and 人才的培养都与国外有相当大的差距。对此我国学术界已有过认真的总结和良好的计划。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我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工作在稳步前进中有较大的发展，各社会科学院及有关大专院校的研究人员、各级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研究者、伊斯兰教界的研究人员以及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都在积极探索伊斯兰教的历史和伊斯兰教义的深层内涵、社会功能，以及伊斯兰教与社会各子系统的关系等，使其能够服务于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从总体上说，上述三支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合力，并在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各自所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加强，方法还有待于改进，队伍还有待于扩大。

二、当前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规模和成就

二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它的召开不仅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同时也把我国的学术理论研究带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全国人民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集中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新时期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昆明召开的宗教学科发展规划会，为我国的宗教研究领域拨开了一线蓝天，会议对近中期伊斯兰教研究工作作了大致的安排，并决定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同西北五省区有关部门共同组织，逐年召开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银川会议）的召开是我国新时期伊斯兰教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它扭转了长期以来我国伊斯兰研究滞后的局面，调动了各方面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使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园地呈现了百花盛开的景象。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研讨会首先解决的是如何认识伊斯兰教和怎样研究伊斯兰教的问题（有些学者把它称为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问题）。经过以后各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人们的认识逐渐统一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大家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认为宗教是人类试图说明和推动自然、社会和自身发展而做出的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努力，是一种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遗产。伊斯兰教在其千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也和其他宗教一样，是在扬弃中生存和发展的，是在肯定和否定的规律中前进的。研究它的历史、教义、哲学、伦理道德和经济文化有利于认识它存在的合理性，发展的必然性，有利于对它的传播载体——回族等十个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和认识。在西北五省区研讨会的带动下，很快形成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中国中东学会、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以及各省社科院、各大专院校和宗教团体的专家教授在内的研究队伍。他们是近二十年来伊斯兰教研究工作的主力军。他们对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贡献是卓著的。他们取得的较大成果，在伊斯兰教历史方面有：金宜久先生主编的《伊斯兰教史》和李兴华等先生编著的《中国伊斯兰教史》，都具有开拓性和现实意义。它们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和研究了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历史，分析和研究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程，把

伊斯兰教的历史和文化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大量的历史资料集中在一起，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说到中国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千余年后，写出一部史料翔实、充分，论述公正、客观，能够反映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发展全貌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是时代的要求。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过探索，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反映现代思维，现代价值观，用当代视角研究的新的中国伊斯兰教史。这部宏篇巨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问世，这是对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伊斯兰教派史方面：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门宦教派制度史略》一书很有史料和现实价值。这是我国穆斯林学者第一次研究教派门宦，并把我国伊斯兰教内部复杂的派系关系和门宦制度搞清、理顺的一部专著。《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两书为我们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教派的历史和现状，为我们了解宁夏地区教派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伊斯兰教法学是认识伊斯兰教的关键，伊斯兰教法体系之庞杂，法学内容之广泛往往令初学者茫然。在这一领域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较少，目前只有吴云贵先生的《伊斯兰教法律史》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希望伊斯兰教界的研究人员和阿拉伯语工作者编译介绍更多的教法学作品，以满足这方面研究的需要。伊斯兰教义学和伊斯兰哲学是一门纯粹的宗教学科，它研究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等。这方面，除了一些译著外，尚无专著。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方面，继马坚先生翻译的《阿拉伯通史》后，学术界更加重视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先后翻译出版了《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中东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沙特阿拉伯》等书。最近纳忠教授的《阿拉伯通史》，是我国学者研究阿拉伯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在学科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一批工具书的问世，有利于伊斯兰教研究的开展。这些书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伊斯兰教词典》、《简明伊斯兰教词典》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还出